

《海底世界》

看着深海中的一切，阿朱自己也不敢相信五分鐘前發生的事——他由書本中去到貨真價實的大海裏。

五分鐘前，阿朱坐在六丙班的椅子上，無聊地聽着傅老師一句又一句毫無生氣的話。「海底地勢崎嶇，既有火山口，又有無底深淵……」阿朱聽着，聽着，抵不住了睡意，打算在書上歇一歇……

「喂！挪開你的臉！」突如其來的聲嚇了他一跳。阿朱左看右看，也找不了聲音的來源。「我在這兒啊，呆子！」他順着聲音去看，源頭竟然是自己的書！他戰戰兢兢地問：「你是……是誰？為……為甚麼會在……我……我的書——」

「囉嗦！我是這本書的靈體，叫多寶！」那聲音氣憤地說。

「你不專心上課沒問題，竟然把我們書本當成枕頭！此舉動太侮辱書靈了，所以我是來懲罰你的！」話畢，書本便自動翻到最後一頁。那頁面上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出現了一個旋渦！阿朱還反應不過來，就被吸進那不知名的旋渦裏了。」





「啊啊啊啊啊！」阿朱從高空中向下墜，腦袋像是坐在一個快五百倍的旋轉木馬上，直至「撲通」一聲，他便掉進水中，拼命地揮手求救。阿朱正想着：明天頭條是「十五歲少年上課離奇失蹤，在東南部海洋找到浮屍」時，才發現自己在一個大氣泡中。他嘆了一口氣(接下來的事情會變得十分荒唐，畢竟你不能在水中說話)，看到一個綠光點在身邊浮來浮去。「我在哪兒呀？」阿朱問。那個自稱多寶的綠點說：「你在東南部的一個大海裏，接受我的懲罰中。」還未說完，阿朱已經笑着說：「這樣叫懲罰？你看看，那兒的珊瑚那麼色彩繽紛，真是世外桃源啊！」阿朱恨不得馬上游到那兒玩耍，但是多寶破口大罵：「我們不是來玩的，好不好！我們現在是在進行實地學習！在這裏玩耍，搞不好會被鯊魚咬死的！」

阿朱只是把話當成「耳邊風」，對着那綠光說：「拜託你不要像傅老師一樣囉嗦！走開！」話畢，即時便把綠光推開。多寶就這樣撞在大石頭上，昏了過去。





擺脫了「禁錮」的阿朱，當然是四周遊玩！阿朱在大水泡中，看着一群又一群的小魚游過，覺得真的十分奇妙，便充滿好奇地四處探險。

玩了一會兒，活潑的他再向下游，看到的東西也愈來愈有趣：他看到一群水母在附近暢泳，發出詭異的光；他又看到一點又一點微微的光，在黑暗中像星星發亮。啊！原來是一些奇形怪狀的魚身上的發光器。阿朱發現，愈向深處游，魚的形狀便愈奇怪。

正當阿朱打算上回水面，身後突然有一個黑影虎視眈眈。「撲」一聲，一條鯊魚把大水泡咬破了，阿朱頓時失去了氧氣，「嗚嗚的」叫着。他拿起兒身後的一塊石頭，打算敲暈鯊魚，石頭卻發出耀眼的光芒，令阿朱像置身於旋渦中……

「阿朱！喂！陳智朱！」傅老師叫聲在耳邊徘徊。阿朱「哦」的應了一聲。當他以為剛才發生的事是個夢時，卻發現自己手上拿了一塊不知名的石頭……



《我是……》

我看過直達天頂的山峰，我聽過暴風雪的無情，我目擊過我的同伴被殘殺——我住在西伯利亞，已經五百年了。

這裏終年都是冰河，充滿了神祕感。一大早，寒風一陣陣從冰山吹來，我全身掛滿橙和黑色的厚毛，就像是一堆小草。午後，有幾道月光伴着黑暗侵襲我，影響在腳旁的冰上，暗淡無光。

我的祖先在幾萬年前，就已經在這片「極地」（幾萬年前，西伯利亞是草原。）住下來。你一定很難想像，一隻小動物，居然可以在零下十度的氣候裏，忍受一次次的暴風雪；一公斤一公斤的慢慢的長大。

在我的身邊，經常有馴鹿嚎叫，雪狼躲藏，還有貓兒逃走。我喜歡在湖邊抓魚，在山洞休息，或是看着小動物受不了嚴寒而死去。

為了「保護」我居住的地方，這裏每天都有掘礦機器進出，而且，他們還殘殺我的同類，我的食物和我的配偶！看到仇人來來往往，我又忍不住想起我配偶，一次又一次……。

對了，我是一隻西伯利亞虎。

